

GUI ZHOU YAO ZU

贵州瑶族

● 柏果成 史继忠 石海波 著

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K285.1
B164
1

贵州瑶族

柏果成 史继忠 石海波 著



GDR56/12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61440

贵州瑶族

柏果成、史继忠、石海波著

盘春福 顾同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)

贵阳市大南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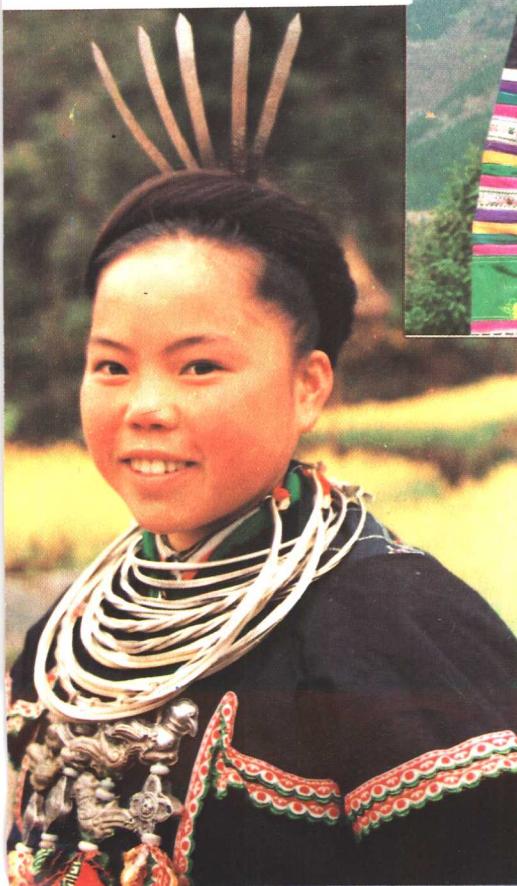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5 插页3 字数130千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2000册

ISBN7—5412—0120—0/z·9 定价：2.80元

从江县盘瑶



荔波县青裤瑶



荔波县白裤瑶



荔波县长袍瑶



黎平县红瑶



望谟县油迈瑶

序 言

在贵州这个多民族地区，瑶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，并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，为开发贵州，反抗历代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，促进了贵州历史的发展。可是，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一本专门介绍贵州瑶族的书。《贵州瑶族》一书的出版，填补了这一空白。使我们能了解贵州瑶族的历史和现状，了解他们的历史、政治、经济和文化。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及民族风情。这对于加速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，振兴民族地区经济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

《贵州瑶族》一书，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，运用社会主义民族学原理，对贵州瑶族作了较为全面、系统的论述，该书做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瑶族。在编写的过程中，贵州民族学院研究所的同志们长期深入瑶区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，写出了贵州瑶族的特点及各部份瑶族的差异，富有民族特色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瑶族地区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，是贵州扶贫工作的重要。当前贵州瑶族地区如何脱贫，如何致富，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编写

《贵州瑶族》一书，既可提供瑶族经济的实际情况及造成落后现状的根源，同时又可探索瑶乡脱贫致富的新路子，为领导者的决策和瑶族人民的艰苦创业，寻找优势，发挥优势，提供了依据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当然，这本书也还有不足之处，有的方面还需要作进一步调查研究，有些问题也待于进一步探讨。我们真诚地希望，这本书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让更多的人关心贵州瑶族、研究贵州瑶族、帮助贵州瑶族尽快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。

盘泰福（瑶族）

1988年8月1日

目 录

序 言 盘泰福

第一章 贵州瑶族概说

第一节	贵州瑶族的支系和来源	(1)
第二节	贵州瑶族的人口分布	(5)
第三节	贵州瑶族的语言	(6)
第四节	建国前贵州瑶族的社会经济	(10)
第五节	贵州瑶族的文化艺术	(15)
第六节	贵州瑶族的生活习俗	(16)
第七节	建国后贵州瑶族的发展变化	(18)

第二章 白 裤 瑶

第一节	瑶山经济的特点	(24)
第二节	“油锅”组织与“瑶老制”	(34)
第三节	白裤瑶婚姻家庭的演变	(41)
第四节	葬式与葬俗	(51)
第五节	白裤瑶的自然崇拜	(56)
第六节	白裤瑶的文化习俗	(62)
第七节	瑶山小学	(69)

第三章 青 裤 瑶

第一节	瑶麓农村公社的形成和演变	(73)
第二节	石牌制度	(80)

第三节	“七牛婚姻制”、“十年赔育制”和“凿壁	
谈婚	(88)
第四节	岩洞葬 (93)
第五节	宗教思想 (96)
第六节	打猎舞 (98)
第七节	瑶麓小学 (100)
第四章 盘 瑶		
第一节	盘瑶的迁徙 (108)
第二节	农业经济与“种树还山” (111)
第三节	盘瑶的“过山榜” (115)
第四节	“槃瓠崇拜”与“还愿法事” (118)
第五节	盘瑶的家族和对外通婚 (123)
第五章 红 瑶		
第一节	建国前的地主经济 (128)
第二节	红瑶的家族组织 (131)
第三节	“玩姑娘”与“生育命名法” (133)
第四节	停棺待葬 (136)
第五节	祖宗崇拜与鬼神崇拜 (138)
第六节	红瑶的节庆 (141)
第六章 长衫瑶和油迈瑶		
第一节	长衫瑶 (143)
第二节	油迈瑶 (146)
附：贵州省瑶族人口分布表	(151)
后 记	(153)

第一章 贵州瑶族概说

瑶族是贵州世居民族之一，历史悠久，勇敢勤劳，他们和其他民族一起，共同推动历史前进，创造光辉灿烂的文化，对贵州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贵州的瑶族，人口虽然不多，但特色鲜明，不但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瑶族的许多基本特征，而且富有地方特点，这些特点通过支系及来源、人口分布、语言、经济状况及文化习俗各方面表现出来，为此，在本章中作扼要介绍。

第一节 贵州瑶族的支系和来源

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，与苗族同源，先秦时期住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，泛称为“南蛮”。秦、汉至魏晋，向西迁至湖南的湘江、资江、沅江流域，因其地而称“长沙蛮”、“武陵蛮”或“五溪蛮”。大约在南北朝时期，苗、瑶分开，故《梁书·张缵传》和《隋书·地理志》中已有关于“莫徭”的记载。唐、宋时期，瑶族主要居住在湖南及广西东北部，史称“蛮徭”或“徭人”。宋、元之际，瑶族因受压迫而南迁，大部分转入广西，一部分则进入广东，大约在这一时期已有一部分瑶族进入今贵州境内，以后又陆续迁入。元代以后，由对封建王朝推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，在史书上出现了“猺人”、“蛮猺”之类侮辱性的称呼。建国后，根据瑶族人民的意愿，统一称为瑶族。

(乾隆)《贵州通志》说：“瑶人，黔省原无，有自雍正二年自粤西迁至贵定之平伐，居无常处，必择溪边近水者，以大树皮接续渡水至家，不用桶甕出汲。男女衣尚青，长不过膝，所祀之神曰‘槃瓠’。勤耕种，暇则入山采药，沿村寨行医。有书名‘榜簿’，皆因印篆文，其义不解，珍为秘藏。俗长厚，见遗不拾”。书中所记的情况大体可信，其中“瑶人，黔省原无”一语可作如下解释：其一是瑶族原住湖南、广西，以后辗转迁入贵州，这可从贵州瑶族的分布状况和迁徙传说中得到证实；其二是荔波、罗甸、望谟等瑶族分布区原属广西，系清代“拔粤归黔”时划入贵州辖区，故云“黔省原无”。瑶族进入贵州始于何时，史无明文，不敢妄断，但据《宋史》等书记载，“五溪”地区的辰、沅、靖诸州颇多瑶人，此三州皆与贵州接壤，至少在这一时期已有一部分瑶族进入贵州。《明史·广西土司传》记载：“永乐二年，荔波县民覃真保上言：‘县至洪武至今，人民安乐，惟八十二峒瑶民，未隶编籍。今闻朝廷加恩抚绥，咸愿为民，无由自达，迄遣使招抚。’”显然，在明代初年，瑶族已布满荔波各地，形成所谓“八十二峒”，故荔波当时即有“瑶庆坪”、“瑶台坪”等地名，由此可见，瑶族进入贵州的时间必在明代以前。不过，各支瑶族进入贵州的时间有早有晚，不尽一致，宜当分别叙述。

瑶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，其原因固然很多，但主要有两种：从内因来看，瑶族原先是一个山地民族，由于“赶山吃饭”，必然处于不断流动之中；从外因上看，主要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压迫和剥削，迫使瑶族人民离乡背井，逃往他乡。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，瑶族不断分散，分布在广西、湖南、云南、广东、贵州、江西六省（区）的一百多个县，处于“大杂居、小聚居”的状况，各部分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，历史发展不同，与其它民族的交往不同，因而在社会经济、语言、文化习俗各方面都产生若干差

异，形成许多不同的支系。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，支系是民族中的一个部分，它起源于古代的民族或部落，小的支系可能是一个部落，大的支系可能是一个部落联盟，每个支系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个内婚集团，他们在语言上有差异，自称各不相同，并以各种不同的头饰、服饰作为标志，形成独具一格的风俗习惯，并因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处于不同的状况，具有相当大的内聚力和外抗力。因为支系的存在，瑶族有许多不同的自称，大体分为四类：第一类是“优勉”或“榕棉”，如“勉”、“董本优”、“土优”、“标曼”、“史门”、“藻敏”等等，其中的“勉”、“曼”、“门”、“敏”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读音，都是“人”的意思；“优”、“标”、“藻”等则是“瑶”的意思；第二类是“布努”，如“努努”、“杯冬诺”、“瑣格劳”、“唔奈”等等，其中的“努”、“诺”、“瑣”、“奈”也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读音，都是“人”的意思；第三类是“拉珈”，“拉”即“人”，“珈”即“山”；第四类是“炳多优”、“优念”、“珊介”、“优嘉”，其中，“炳多优”意为“平地瑶”，“优念”意为“瑶人”，“珊介”意为山仔，“优嘉”意为“瑶家。”在历史上，因为各支系的特征不同而产生许多他称，例如：因供奉槃瓠而称“槃瓠瑶”；因经常迁徙而称“过山瑶”；因生活特点而称“蓝靛瑶”、“茶山瑶”、“背篓瑶”；因服饰、头饰不同而称“花篮瑶”、“顶板瑶”、“红瑶”、“白裤瑶”、“青裤瑶”、“长衫瑶”；因住地不同而称“东弄瑶”、“西弄瑶”、“东山瑶”、“西山瑶”、“八排瑶”、“平地瑶”；因姓氏数目而称“八姓瑶”、“十二姓瑶”，等等。

贵州的瑶族也有许多支系，有不同的自称和他称。住在荔波瑶山的一支自称“努格劳”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白裤瑶”；住在荔波瑶麓的一支自称“努茂”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青裤瑶”；住在荔波茂兰的一支自称“杯冬诺”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长衫

瑶”，住在望谟油迈的一支自称“蒙”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迈瑶”；住在黎平、从江的一支自称“巴哼”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红瑶”；住在三都巫不、从江西山、榕江塔石等地的一支自称“优勉”，人们习惯上称之为“盘瑶”。

关于荔波境内的瑶族，如前所述，明代以前早已有之，《黔南识略》谓：“花瑶在董界里，男子蓄发挽髻垂后，覆以花布，青布短衫，以红、白线缘其边。妇人挽髻垂前，饰耳以大银环，婚嫁通媒妁，性驯谨，不敢为匪”又谓：“黑瑶住瑶庆里之瑶六寨，人口不多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花瑶”系指“花篮瑶”，他们后来迁往广西的大瑶山，而“黑瑶”则是指“青裤瑶”。白裤瑶的住地在黔桂边境，系由广西南丹扩散而来。根据语言分析，白裤瑶、青裤瑶和长衫瑶在母语中都自称“努”，而且相同、相近和同源的词占一半以上，说明这三支瑶族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，同出一源，而瑶山的白裤瑶与广西南丹的白裤瑶又连成一片，青裤瑶和长衫瑶在省外均无这一支系，可能这三支瑶族原是从广西扩散而来，以后才逐渐分化的。

《黔书》载：“瑶人在贵定、清平、独山等处，居无定址，喜旁溪涧，以树皮为连筒灌水至家，懒于汲也。所祀之神曰‘槃瓠’。”《黔南职方纪略》载：“古州厅有苗五种，……一曰瑶人，与汉民杂处。”又（道光）《贵阳府志》载：“贵阳诸苗，今日所载者凡六种，一曰瑶人，今绝矣。”考察以上三书所载瑶人，当是在今榕江塔石，从江岑杠及三都、罗甸、丹寨等地的“盘瑶”。这支瑶族分布极广，当是从湖南或广西迁来，其时间可能较早，至迟不会晚于清初。

黎平、从江的红瑶，与广西三江、龙胜、临桂、融安等地自称“巴哼”的瑶族相同，当是由广西迁来，时间可能较晚，故《黔南识略》和《黔南职方纪略》等书均未记载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史书失载，源流不清。

望谟的油迈瑶与广西凌云的“背篓瑶”相近，当是由广西迁来。

第二节 贵州瑶族的人口分布

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，除汉族而外，还有15个世居贵州的少数民族，瑶族便是其中之一。贵州瑶族在人口分布上，具有人口少、散布广、大杂居、小聚居、呈点状分布等特点。

瑶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，据1982年统计，全国共有140万人，其中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约86万人，湖南省约27万人，云南省约14万人，广东省约9万人，贵州省2万3千人，江西省也有少量分布。其中，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多，占全国瑶族人口总数的60%以上，贵州最少，仅占全国瑶族人口总数的1.7%。在贵州境内，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，瑶族仅占全省总人口数的2800万的0.07%，占贵州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742万的0.27%，是贵州少数民族中的少数。

贵州瑶族的人口虽然不多，但散布面很广，散处在四个地、州的13个县，东起黎平，西迄望谟，居住在黔、桂边境地区，包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、从江、榕江、雷山、丹寨五县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荔波、三都、罗甸三县，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望谟县，安顺地区的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。

瑶族在贵州境内均呈点状分布，他们聚居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，往往按支系分居，最大的聚居点为一个民族乡，一般皆自成村寨，处于大分散、小聚居的状态。白裤瑶2060人，聚居在荔波县瑶山瑶族乡及捞村乡的部分村寨；青裤瑶1200人，聚居在荔波县瑶麓瑶族乡及佳荣乡的部分村寨；长衫瑶400人，聚居在荔波县茂兰乡、洞塘乡、翁昂乡的部分村寨；油迈瑶族1275人，聚居在望谟县油迈瑶族乡；红瑶5400人，一部分聚居在黎平县滚董

瑶族乡、顺化瑶族布依族乡及高青乡、雷洞乡、牙双乡的部分村寨，另一部分聚居在从江县高忙瑶族乡；盘瑶6800人，散布面很广，他们以小聚居的方式自成村寨，分布在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巫不乡、普安乡，罗甸县的罗妥乡、罗暮乡、风亭乡，从江县的岑杠乡、翠里乡，榕江县的塔石瑶族水族乡，雷山县的达地镇、柳乌乡、乔桑乡，丹寨县的排路乡。

由于瑶族在贵州的聚居区小而散布面大，所以在居住上往往与其它民族毗邻。例如：白裤瑶与布依族、苗族、汉族为邻；青裤瑶与水族、布依族为邻；油迈瑶与布依族、苗族、汉族为邻，红瑶与侗族、苗族、汉族为邻；盘瑶的村寨相当分散，各部分接触的民族不同，如三都的盘瑶多与水族为邻，罗甸的盘瑶多与布依族为邻，从江的盘瑶多与苗族为邻，榕江的盘瑶多与水族和侗族为邻，等等。正是因为贵州瑶族的居住分散，杂处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区内，各部分所处的民族关系不同，受到的影响不同，因而在经济、文化、习俗各方面都表现出许多差异，形成与省外瑶族不同的特点。

第三节 贵州瑶族的语言

瑶族的语言相当复杂，但均属汉藏语系。从全国来看，瑶语大体有三种情况：自称为“勉”的各支系，其语言称“勉语”，属苗瑶语族瑶语支；自称为“布努”的各支系，其语言称“布努语”，属苗瑶语族苗语支；自称为“拉珈”的一支，其语言称“拉珈语”，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。各语支又分为若干方言、土语，例如：勉语分为三个方言、五个土语，布努语分为五个方言、五个土语。瑶语之所以如此复杂，一方面是与族源有关，另一方面是与民族交往有关。苗族和瑶族同源异流，语言上有许多相同、相近之处，苗、瑶分开以后，与苗语差别较大的一部分形

成勉语，与苗语差别较小的一支则形成布努语。至于拉珈语，很可能是这一部分瑶族与侗、水等民族交往、融合的结果。

贵州瑶族的语言，根据张济民、徐志森、李钰伟《月亮山地区瑶语考察纪实》，分为勉语（即瑶语支）和布努语（即苗语支）两个系统，盘瑶的语言属勉语支，白裤瑶、青裤瑶、长衫瑶、红瑶和油迈瑶的语言属布努语支。勉语支在贵州只有一种方言，按其自称定名为“优勉方言”，因其主要分布区在从江县和榕江县，故又称为“从榕方言”，包括两种土语，即“岑杠土语”和“塔石土语”。布努语在贵州有两种方言：一种按自称定名为“斗睦方言”，因其分布区在荔波，故又称为“荔波方言”包括三种土语，即“瑶山土语”、“茂兰土语”、“瑶麓土语”；另一种按自称定名为“巴哼方言”，因其分布区主要在黎平县，故又称为“黎平方言”，没有划分土语。油迈瑶的语言，与白裤瑶、青裤瑶、长衫瑶和红瑶均有较大差别，而与广西凌云县的背篓瑶比较接近，在300个共同的词汇中，相同、相近和同源的词超过50%，可视为布努语的另外一个方言，或可称为“油迈方言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贵州瑶族中，不同支系的语言均有较大的差别，相互之间不能直接通话，譬如说白裤瑶、青裤瑶和长衫瑶的语言虽同属荔波方言，三者却不能顺利通话；反之，盘瑶虽散布较广，其语言却基本一致，只有微小差别，例如：榕江县塔石的盘瑶与从江县西山的盘瑶，在600个共有的词汇中，相同、相近和同源的词达80%，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话，其它地方的盘瑶大体也可以互相通话。

瑶语具有汉藏语系的基本特征，语言有声调，声调有区分词义的作用：单音节词根是构成词的基础，复音词大都由两个以上的单音节词根组成；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，句子基本成份的次序比较固定；有丰富的量词。无论勉语或布努语，都具有苗瑶语族的基本特征：一、在词汇方面，词分单纯词和合成